

■ 宁波好书

探寻藏书楼的传奇密码

——《世上要有天一阁》读后感



李浙闻

随着天一阁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的不断升华,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撰写一部系统解读、精细解剖、立体呈示这一藏书楼的专著,已经显得十分必要。由宁波非虚构作家龚晶晶创作的《世上要有天一阁》日前正式出版。全书在严谨考据大量掌故的基础上,运用小说笔法、戏剧情节、传奇故事、镜头特写等多种叙事方式,把范氏藏书的家族秘史和时代蝶变,写得波澜壮阔、跌宕起伏。这是一部对天一阁的深情致敬之作,一部守护文化净土的典型样本,一部为文明接续立传的纪实史诗。

从开源闻世到存续至今的传奇密码。全书开篇首问:一个身处封建藩篱的官员,究竟为何选择给后世留下地方志和科举录?这些在当时看上去毫无用处,如今却珍贵异常的书卷。针对这一不按常理出牌的收藏,作者把镜头拉到藏书楼诞生之前的种种因缘际会。

在中国科举延续的 1300 多年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巨大诱惑,使无数权贵子弟和寒门百姓前赴后继,得意失意在一瞬间乃至一辈子,范钦深知其中的艰辛、困苦和迷局。至于他自己的仕途,也总是磕磕绊绊。初任工部员外郎的范钦年轻气盛,抨击权倾朝野的嘉靖宠臣郭勋,反遭诬陷,投入诏狱。范钦若非遭此一劫,仕途始终一帆风顺,或许这世上就没有天一阁了。更多时候,他被朝廷外放,宦海浮沉 28 年,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这在客观上为他搜集地方志提供了极大便利。在仕途晚期,他竟又因得罪严世蕃而回籍听勘。虽然难以推测,范钦到底是什么时候起念想要建造一座藏

书楼,但本书溯源了他的先祖家学、对宦海的失望、当时鼎盛的书石刻制业、月湖一带文人集聚的讲学之风,种种因缘之下,天一阁呼之欲出。

这座普通的砖木结构小楼诞生以后,历经社会动荡和兵凶战乱,何以能够屹立数百年之久?书中重点揭示了范钦不近人情的极限制度设计,把个人的执念固化成不可动摇的家族意志。要么继承白银万两,要么继承护楼职责。长子范大冲在万金和万卷之间,决然舍万金而存万卷,接下了这场“苦役”。在接下来的接力赛中,范钦子孙制定了一系列藏书禁约和严厉的处罚规则。非凡之处在于,子孙后代数百年如一日,无论世道治乱,无论家庭兴衰,众心谨戒恪守。战火纷飞,朝代更迭,万金易尽,而万卷犹存。按照余秋雨的说法:“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栖脚处……”

书中所涉文献资料超过 500 种,来源遍及古今中外,大至《二十四史》和多个城市《通史》,小至文理学院学报,远至英法联军中一名法国士兵的《远征中国日记》,近至天一阁内部专家历代研究文章,挖掘出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从而揭示天一阁存世的传奇密码。

以大量事例有力佐证天一阁万卷善本超越时空的独特价值。作者认为,天一阁的每一本地方志,就像一扇等待开启的铁门,锁孔里有大时代无人知晓的隐秘,也有小人物波澜壮阔的一生,王朝的兴衰,民族的傲骨,皆在其中。

“书藏古今”的天一阁,也同时蕴藏着“港通天下”的文明交汇密码。作者从鸦片战争后一位英国传教士的丰厚日记中找到了他对天一阁的描述。在法国士兵的《远征中国日记》中,作者发现,其中有向法国科学委员会建言之句:“类似于一阁这样的中国藏书楼内,或许还有很多尚未勘探出来的宝藏,值得深入研究和挖掘。”该委员会则指出:“勘察那些长时间以来对欧洲紧闭大门的国家,对他们进行研究,收集宝贵资料。”天一阁似乎成了法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条通道。

西方文明的内容同样进入了天一阁,宁波人徐时进在《欧罗巴国记》一书中,全面介绍了欧洲,此书被认为是目前所知最早记述西方国家的中文文献。从天一阁整理出来的西方书籍涉及历史文化、科学技术、农事、医学

和军事等方面。每一本书,就像是中西方文明交汇时亮起的星星,给国人带来了世界意识的冲击和启蒙。

天一阁收藏的政书类文本也独具价值。前面提及的郭勋,因作恶太多,终遭查办。范钦千方百计搜罗到《奏进郭勋招供》一书,至今已成孤本,对于研究明代反贪史,是非常难得的原始资料。

1984 年,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来天一阁参观,在馆藏《镇海横河堰包氏宗谱》中,发现他是包拯第二十九世孙。这一发现成为轰动一时的佳话,进一步扩大了天一阁在海内外的影响力。

以文学笔触倾情抒写历代有识之士接力传承的文化情怀。中外私家藏书楼的最后归宿,是个极为沉重乃至悲观的话题。大名鼎鼎的常熟铁琴铜剑楼、聊城杨氏海源阁、归安陆氏皕宋楼、杭州八千卷楼,最后的命运是“琴剑飘零皕宋空,八千卷散海源同”。只有天一阁,伴着历史的车轮,一路延续到了现在。

作者举了无数事例,佐证每当书楼有难出手相助者络绎不绝,他们为天一阁添砖加瓦,助书楼不朽。现代出版家、教育家、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先生,听说部分流失阁书将落入外国人之手,忧心如焚,筹集巨款将其赎回。抗战时期,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抢在日军炮火到达之前,组织将馆藏古籍转移到了大山深处的龙泉县,并于日寇投降后将古籍重归天一阁。1949 年,在战事纷繁、日理万机之际,周恩来明确指示南下大军要保护好宁波天一阁,解放军三野九兵团为此专门成立“守护天一阁小组”进驻天一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情怀鲜明彰于世人。

在众多有识之士中,当然不乏本地的知识精英。书中重点记述了冯孟颙、朱赞卿和孙翔熊三位甫入大藏书家。除了大量藏书最后汇入天一阁,在天一阁面临风雨时,还有他们奔波的不倦身影。因为有这么些文化名家的“示范”,无数藏家乃至普通市民都将天一阁视为天下古籍文物的“最佳栖息地”,纷纷捐出毕生珍藏。一颗孤星,突破时空桎梏,已然聚起满天星河。

文化传承到了今天,一条传统技艺和现代科技相结合的古籍保护之路已然形成。2021 年,“天一阁古籍修复技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主持编写的《古籍与文书修复导则》,成了这一领域的国际规范。在历代有识之士一程又一程的接力中,天一阁向着不朽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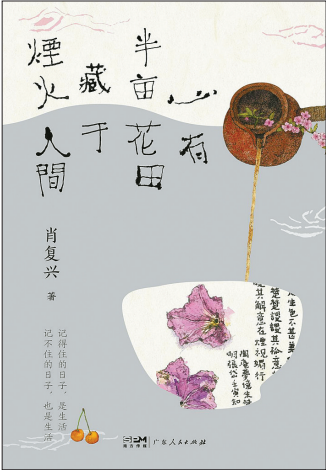
以清晰脉络全景还原藏书楼从家庭秘藏到城市书房的蜕变历程。变一人书为万人书,是中国传统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过渡的必然趋势。清康熙三十二年(1673 年),著名史学家黄宗羲走进了天一阁,写下了《天一阁藏书记》,他是史料明确记载首位登阁的外姓人,成为天一阁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此后,天一阁逐步完成了“向学者开放”的过渡,万斯同、徐乾学、全祖望等众多大学者接踵而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天一阁又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是被誉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之父”的缪荃孙,当他看到“书帙乱叠,水湿破烂,零篇散帙,鼠啮虫穿”的景象时,认识到,在风雨飘渺、民穷财尽的动荡社会,只有将藏书化私为公,才能守护住中国文化的根脉。

令人感慨的是,天一阁从私家藏书楼走向城市书房的开端,是因为一场天灾。1933 年的一场超强台风给甬城带来了重创,作者上网检索这场台风时,跳出来的竟是:天一阁的东墙倒了,万卷藏书岌岌可危。在时任鄞县县长陈宝麟的发动下,宁波地方热心人士纷纷挺身而出,成立了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协同范氏族人,对天一阁进行了一次大修,终使其免遭消亡之灾。此次修缮,是政府和社会力量首次介入天一阁事务,天一阁开始被视为城市的书房,而不仅仅是范家的私藏。

在新中国的阳光下,在时代洪流的推动下,天一阁正式走向公藏。首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专程来甬,研究制定向社会开放的办法。一时间,从全国各地来到天一阁访书、抄书之人络绎不绝,一些名流学者也纷至沓来。其中就有郭沫若,他写下了这样一副对联:“好事流芳千古,良书播惠九州。”这既是对天一阁的赞颂,也是对天一阁人的期许。在无数人的接力中,天一阁里的昔日秘藏古籍,就这样逐步得见天日,为国人所用。往昔一灯照隅,此后万灯照国。

2018 年,“天一阁·月湖景区”创建成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走进天一阁,亲身感知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生生不息。2023 年,天一阁南馆项目正式启动,旨在深情回望过往五百年历程的同时,自信眺望今后五百年的长远布局。项目建成以后,将形成南北功能互补、古今内涵呼应的两大馆区,共同讲述书籍的“家国天下”,成为探索创新融合的“文旅典范”、打造传播中华文化的“最佳窗口”、面向世界的“书香圣地”,从而不断续写无愧于新时代的传奇华章。

荐书



《心有半亩花田，藏于烟火人间》

作者 肖复兴
出版 广东人民出版社
日期 2024 年 2 月

著名作家肖复兴的散文集《心有半亩花田，藏于烟火人间》描述了日常生活的诸多美好瞬间,有对人和事的细致感受,也有对喜悦与悲伤的细节体味。

本书分为五个章节,收录了作者不同时期创作的 40 篇经典散文,包括《荔枝》《花荫凉儿》《饺子帖》《姐姐》《年灯》等知名篇目,笔触温润,文字隽美。读着



《深山欲雪》

作者 傅 菲
出版 广东花城出版社
日期 2025 年 5 月

“河被永不磨损的车轮推着走,载着晨光,也载着月色。”傅菲在《深山欲雪》中这样写道。这不仅是河的意象,更是自然本身的呼吸。这位“新山地美学”的代表作家,将三年大茅山驻访的体悟,凝成这部五章散文集。他写臭屁虫与红隼,也写蒸菜与米酒,但核心始终是“以谦卑之心,倾听万物共有的生命律动”。

傅菲的独到,在于“以心观物”的沉浸。他笔下的自然

肖复兴的文字,可以感知到他有一颗感性的心,一种质朴真诚的情怀。他把生活中最温暖的故事讲给你听,把那些值得记忆的生活片段用寻常且朴素的语言描绘出来。

在细节刻画上,体现了肖复兴对生活的观察力。如开篇《荔枝》中写道,“母亲扑哧一声笑了,筋脉突兀的手不停地抚摸着荔枝,然后用小拇指指指甲盖刺破荔枝皮,小心翼翼地剥开皮又不让皮掉下,手心托着荔枝,像是托着一只刚刚啄破蛋壳的小鸡……”母亲的动作细腻而柔和,突出了她对荔枝的珍视。书中这样的描写,以小见大,从微处凝聚着爱的光芒。

作者笔下的人间烟火是真实、平凡的生活写照,让人看到了生活的琐碎和繁杂,也正是这种琐碎和繁杂,让人感受到了生活的温情和牵挂。如《花荫凉儿》《白发苍苍》《远航归来》等篇章,塑造了充满爱心的老师形象;《姐姐》《朋友之间》等文章,通过绿皮车厢和火车头喷出的浓烟,引领读者走进青春记忆的门廊;《南横街》《胡同的声音》描述了纵横交错的老街,沧桑的石板路带着旧时光的味道……书中,每一段回忆都化成唯美的画片被妥善珍藏。无论是写人还是记事,作者的笔端没有直接提及“爱”字,却让人感受到涌动的深沉的爱。

(推荐书友:陈裕)

充满灵性共鸣,在《黑蜂蝉记》中,他认为“蝉声是否优美,与听者心境有关”,蝉声可“如火”亦可“如雨”,蝉实为“心像”。这揭示了他的创作本质:非客观记录,而是深沉的生命交感。于是,听画眉鸣叫时“我的心就亮了”,看叶芽初绽便“满心喜悦”。这种交融让草木虫鱼皆染上情感温度,焕发诗意。落叶成“世界上最小的轻舟”,树是“无问岁月的隐者”,这些比喻源自一个向万物全然敞开的心灵所获的通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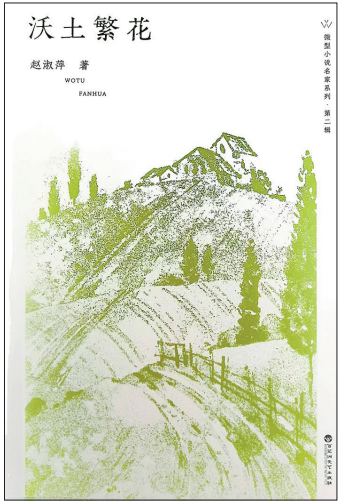
由此,他自然走向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人并非自然的主宰,而是其中平等且应心怀敬畏的一分子。他痛心于村民捕食狐狸(《风暴鸟》),清醒地指出动物的最大天敌是人,并认为人终是大地的“客人”。他颂扬良性互动,钓鱼人知节制而放生(《流弦》),洗衣妇人与群鱼和谐共处(《舞河》)。他也批判粗暴掠夺,灭绝式采挖使后人无药(《水流的复调》),炸鱼导致军鱼隐遁(《舞河》)。最终,傅菲观物见己,从天道中悟察入道。他从树木枝丫互留“活路”的“趋避现象”(《寒枝》),看到一种关于共存与分寸的自然智慧。由峡谷中倔强生存的植物,悟到“出身决定不了命运”(《盘石山峡谷》)。从候鸟追寻越冬地,联想到人亦需追寻远方,因那里有“高贵的自由和诚挚的爱”(《空谷四季》)。

这些感悟是山川赠予静观者的礼物。

(推荐书友:徐晨)

乡土叙事的一次自我更新

——《沃土繁花》后记



赵淑萍

2023 年,宁波市文联为我的微型小说创作举办了专题研讨会。参加研讨的文艺评论家、名刊编辑及微型小说名家从创作技法、细节运用、矛盾冲突等多个维度为我的作品“把脉问诊”。尤其令我深思的是《微型小说选刊》主编张越老师的一番话,他看过我在《小小小说选刊》上发表的创作谈《故乡是我永远的秘境》,他敏锐地指出:在书写乡村时,为何仍停留在怀旧的田园牧歌式表达?为何不能积极呈现

新农村的时代风貌?

这番诤问,让我想起与本土画家陈承豹的一次对话。这位钟情于传统山水画的艺术家曾兴奋地向我描述他在四明山中的新发现:翠竹掩映间,山民的屋舍红瓦白墙,石砌的墙基质朴厚重,因势而建的房屋错落有致,展现一种刚健清新的美感。“为何山水画中的建筑非要描绘断壁残垣?用崭新的房舍、崭新的事物来表现我们这个时代不好吗?”他的叩问犹在耳畔。

我开始反思。我的故乡是浙东海塘边的一个小村,虽然我仅在那里度过六年的童年时光,却留下了永不褪色的记忆。在孩童纯真的眼眸中,那个当时尚属偏远的村庄处处焕发着生机:田野里出产稻谷、棉花、蚕豆。春天,新长的树叶像淡绿的花萼。夏日,蔷薇花的花枝伸入了小河。秋天,霜月下的芦花摇曳生姿。而冬日,我们用石子砸破冰面,简单的游戏也能乐在其中。村庄是敞开式的,村里人家彼此知根知底,人们交往、争吵、和解,日复一日,简单而热烈地张扬地活着。村民有村民的智慧,他们会用最俚俗的语言鲜活地概括出事物的本质,他们有自己的道

德观和伦理观,自觉维护着这个村庄的秩序。我无数次回忆起我的村庄,大概因为童年生活的烂漫、自由和无羁。当然,我也会想起村里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种地的、开店的、打鱼的、草台班子里唱戏的、经营着作坊式小企业的……他们共同构成了我记忆中色彩斑斓的乡土宇宙。

时代大潮奔涌向前,如今的故乡早已旧貌换新颜。幢幢新楼拔地而起,五六十岁的农妇娴熟地刷着微信,村里的一些低保户也沐浴着政策的温暖。现代农业技术在这里扎根,外出闯荡的游子在城市安身立命,有的发达后回来反哺乡村。大学生村官、网格员、文化特派员更是给乡村的管理建设注入了活力。目睹这些变化,我开始有意识地聚焦乡村现状,用文字记录乡村的变革。

与此同时,海曙区文联的“艺术乡建”工程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海曙作协组织作家深入古林、高桥、龙观、章水等乡镇采风,创作了一批反映乡村新貌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为当地“精特亮”工程助力,更提升了乡村的文化品位和审美韵味。在此过程中,我有幸结识了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了解到静默地深藏于四明山水

中的历史文化遗存,这些见闻都成为我微型小说创作的新源泉。

《沃土繁花》这部集子,是我对浙东大地和故乡的深情礼赞。书中既有近年新作,也有过往的乡村题材作品。通过“乡韵新篇”与“墟里光尘”的对照,我试图展现农村的时代变迁;通过“遗珍焕彩”,刻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和民间艺人群像,记录文化薪火相传的动人故事;而“桑梓轶事”这一辑更以微型小说的形式,再现王元暉、王安石、舒宣、王阳明等历史人物在浙东大地留下的深刻印记。

一位摄影家朋友曾对我说:“拍不好是因为离它不够近。”这个“近”并非物理距离,而是心灵上的贴近。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文学创作。要写好人物,就必须贴近他们的生活,捕捉那些饱满独特的细节——以微型小说的体量,不必穷尽一生,但要写出灵魂。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陈旧的是观念而非生活本身。沧海桑田改变的是表象,不变的是人类永恒的情感。我们需要做的,是以新颖的叙事方式,持续书写那些人性的光辉。

这些微型小说,反映的是浙东大地上纷繁的人事,如故乡枝头的繁花,岁月轮回,芬芳恒久。故乡永远是滋养我创作的精神沃土,是我探索不尽的文化秘境。



《另一个悟空的西游记》

作者 苗子兮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25 年 11 月

历史上真有“悟空”,他是唐代僧人,法号“悟空”,俗名车奉朝。

悟空的人生起点,带着鲜明的盛唐气象。他出身于陕西官宦之家,早年投身军旅,后入选宫廷戍卫,成为唐玄宗的禁军将领。751 年,车奉朝奉诏护卫张韶光使团陪同罽宾国的使团

返回西域。后来,张韶光率团返唐,车奉朝因病滞留,没想到,这一留就是四十年。

这四十年,天地变幻,大唐帝国从荣耀之峰滑落,无数人的命运随之改变。罽宾国不敢收留曾经被奉为上宾的车奉朝,他只能剃度为僧,开始了在西域、中亚各地的漂泊生活。他走过一座座寺庙,经过一处处城镇,他修行梵文经典,目睹世间的战火苦难。

悟空的人生终点,是盛世余晖后的“隐入尘烟”。当他重新站在长安街头,故园荒颓,故人零落,这满面风霜的老者被称为“从安西来的无名僧”。他出示贴身收藏的告身,阐明来龙去脉,获准在章敬寺译经。徒苏圆照据其口述,编撰成《大唐贞元新译十地等经记》。

文史学者苗子兮敏锐地关注到了微观个人史与宏观时代的关联,她撰写了《另一个悟空的西游记》,重新“打捞”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玄奘以“完成旷世译经”闻名,鉴真以“六次东渡、坚韧不拔”传世,可是,悟空不是玄奘,也不是鉴真,他呈现了另一种漂泊僧人的形象。属于悟空的故事,是“平民化”的历史记忆,是草芥般小人物的不甘心,是游子思乡的不放弃,但他的行脚之路同样充满了磨难与执着。

(推荐书友:林颐)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 QQ 群: 98906429